

# 贡达尔诗歌的多声叙事对整一性的消解

刘富丽

(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以《呼啸山庄》驰名文坛的英国19世纪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也以诗才傲世。在诗歌创作中,艾米莉吸收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精髓,同时,她独特的个性和孤独的生活方式又使其作品游离在主流文学的边缘,显得特立独行。她在创作贡达尔诗歌时,多视点、多声部的叙事技巧消解了传统叙事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触及了存在的本质,使作品流露出一种虚无主义的思想。文章将就多声叙事对传统叙事整一性的消解来探讨贡达尔诗歌中的两个叙事诗序列。

**关键词:** 艾米莉·勃朗特; 诗歌; 多声叙事; 整一性; 消解

**中图分类号:** I106.2; H03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8-2204(2011)03-0088-05

## The De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by Polyphonic Narration in Gondal Poetry

Liu Fu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Emily Bronte, a 19th-century English novelist who is famous for her *Wuthering Heights*, can also boast of her genuine poetic talents. In her poems, she has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Romanticism in poetry, while her unique personality and isolated lifestyle have marginalized her writings. In her Gondal poetry, the multi-perspective and polyphonic narration has deconstructed the integrity produced by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techniques, thereby penetrated deep into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and a sense of nihilism is thus revealed. The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discussion and elaboration of the polyphonic narration employed in two narrative sequences in Gondal poetry.

**Key words:** Emily Bronte; poetry; polyphonic narration; integrity; deconstruction

### 一、引言

自从1798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合作出版了《抒情歌谣集》,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开始风起云涌。艾米莉·勃朗特生活在这一时代,其诗歌所表现的热爱自然、崇尚自由、追求至情、沉湎奇幻的情怀,清楚地表明了其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承袭的是浪漫主义的诗风,但是却以独有的方式接受了这股诗潮:一方面,在诗歌意蕴和语言上吸收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精髓;另一方面,她独特的个性和孤独的生活方式又使其作品游离在主流文学的边缘,显得特立独行。在贡达尔诗歌中,艾米莉所使用的多声部叙事就让她远离了当时常见的线性叙事,而与前苏联文艺理论

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小说的研究提出的“复调”理论不谋而合。在谈复调小说的对话性特征时,巴赫金首先指出了复调小说的“多声部性”:复调小说展示的是多声部的世界,“高低声音齐鸣,严肃的和滑稽的声音混响,是其主要特征……,各种权威的声音戴着面具出现”<sup>[1]89</sup>,小说的作者不支配一切,“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作为平等的一方参与对话”<sup>[1]89</sup>。在体现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类情感的多层次性方面,“复调话语(double-voiced words)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sup>[1]89</sup>就艾米莉的贡达尔诗歌<sup>①</sup>的多声部叙事而言,众声喧哗的对话和冲突以及极端的宣泄之后,一切都失去控制的混乱,每一个叙事主体对原本并不完整的故事的进一步介

收稿日期: 2010-04-01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0908505)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刘富丽(1969—),女,黑龙江双城人,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翻译。

人,造成了意义的支离破碎。这种“破碎感”和“凌乱感”通过消解传统叙事追求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复制了一幅破碎的世界镜像,并因此使作品流露出一种虚无主义的思想。

## 二、多声叙事:一幅破碎的世界镜像

艾米莉现存诗歌几乎都创作于1836—1846年间,和丁尼生、勃朗宁一样,她也在尝试用“戏剧独白”(dramatic monologue)进行诗歌创作。<sup>[2]</sup>然而,艾米莉在诗歌中采用的戏剧手法,有“对白和独白”,但没有一首诗是“勃朗宁式的戏剧独白”。在勃朗宁式的“戏剧独白”中,“第一人称叙事者不是诗人本身,叙述者的独白建立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一个特殊的场合;他可以单独讲述,但部分叙述是对一个无言的听者所做的回应”<sup>[3]</sup>。戏剧独白最显著的特点是: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者;叙事者不是诗人自己;叙事者的性格在叙事过程中无意识地显露;听者无言,但其反应可以让读者感知时间和地点等。而艾米莉“并不试图通过戏剧人物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细微的言谈语调来刻画这个人物,那些人物所处的绝望情境仅为她的情感或神秘体验提供了舞台道具”<sup>[4]</sup><sup>324</sup>。在艾米莉的诗歌中,她自始至终“都在倾诉灵魂试图超脱时空生死的界限与更大的宇宙存在融合的欲望”<sup>[4]</sup><sup>324</sup>。这就从根本上不同于勃朗宁式的“戏剧独白”,因为勃朗宁式的“戏剧独白”强调叙事者和诗人的分离;同时,她的诗歌也不是严格的“独白”(soliloquy):独白是戏剧人物坦露自己思想感情的一种话语方式,通过单个的声音,单一的话语,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他们混乱、复杂的内心世界。

艾米莉笔下的贡达尔人物渴望超尘出世的爱恋,更渴望摆脱理性束缚的自由,他们的絮絮私语和大声疾呼都成为诗人心声的倾诉;这些戴着面具的人物都是艾米莉的“隐含自我”。这些神情各异的面孔多线叙事,高低起伏的多声齐鸣,使艾米莉的作品由单声部变成了多声部。丹尼斯·多诺休在艾米莉诗歌中听到了一种“介于戏剧独白和独白之间”的“腹语”(ventriloquism)<sup>[5]</sup>;艾米莉勾勒的贡达尔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一旦这些人物诞生在艾米莉的笔下,女诗人就允许他们在贡达尔王国游走、生息;然而,无论贡达尔人物如何叱咤风云,激情澎湃,艾米莉一直让他们处于自己坚强意志的规约之下,让他们形态各异,声音有别,从而成为诗人那些丰富而极端的情感之代言人群。换言之,艾米莉从

未让那些虚构的贡达尔人物与自己脱离,而是通过他们发出了自己心底的声音,由不同的“我”用多种声音、多个视角讲述贡达尔故事,在反叛传统的“全知全能”叙事时,诗人触及了存在的本质问题。

在艾米莉的贡达尔诗歌中,有一个叙事诗序列共涉及诗作和片段10首,叙事中心事件是亚历山大·艾尔比勋爵,即奥古斯塔的第一个丈夫(或情人)浴血疆场的场景。这个序列叙事视角的频繁变化和众多叙事声音的交织穿插,使整个叙事成了多声部的交响,是艾米莉高超叙事技巧的力作之一。根据贡达尔故事情节判断,这个叙事诗序列的主要聚焦人物——坐在窗前的女人——就是奥古斯塔·阿尔梅达。<sup>[6]</sup>在整个序列诗中,虽然只有第4、8两首诗直接描述了这个场面,但阴郁的气氛却弥散在整个叙事过程中。这个序列诗首先用了“蒙太奇”技巧,把3个场景叠放起来:阴沉沉的夏日黄昏,奥古斯塔窗外的群山;艾尔比牺牲的战场;倾塌的艾尔比旧厅。每一个场景都代表了不同的时间:奥古斯塔坐在窗口,是眼下;艾尔比死去,是过去;艾尔比旧厅的破败,又回到眼下。在表示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过程时,诗人用了“蒙太奇”的剪辑手法,把3个画面巧妙地组接起来。首先,第一个画面是奥古斯塔坐在窗口,此夏日黄昏唤起了她对艾尔比死去的那个夏日黄昏的联想,诗人运用类似“蒙太奇”的“化入化出”手法进行了“无意识的”时空转换:在一个画面——奥古斯塔凝视着黄昏落日——逐渐隐去(化出)的同时,另一个画面——奄奄一息的艾尔比——渐渐显露出来(化入),使一个情景渐渐过渡到另一个情景,造成前后相互联系的感觉。这一艺术手法使艾米莉的诗歌产生了奇特的电影效果,叙事突破了物理时间的限制,在运用柏格森的心理时间方面,真实,自然,不露痕迹。然后,衰败的艾尔比旧厅作为战争的残骸,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叠放在战场画面之上,意味深长地定格在读者的视野中。至此,整个叙事诗序列结束,时间仿佛悲观地凝固在战争带来的浓密的阴影中。

转换视角和蒙太奇技巧的使用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视角的转换为多个叙事声音的出现提供了依据。这个叙事诗序列的10首诗可以分为3个组诗,每一个组诗由3首诗构成,最后1首诗是收场白。前两个组诗的叙事视角都是从全知叙事转到奥古斯塔的第一人称有限视角,第3个组诗发生了逆转,从第一人称有限视角转换为广角叙事,最后在收场白中将颓败的艾尔比旧厅尽收眼底。在第1首诗中,没有人物出场,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用全景式的鸟瞰

描述了“盛夏酷暑中阴沉沉的一天”<sup>②</sup>, 换句话说讲, 诗人用独白描述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第2首诗将视角转换为第三人称外聚焦, 处于观察者位置的叙述者从外部描述“孤独地坐在窗前的”奥古斯塔。第3首诗开始第一人称叙事, “我”(奥古斯塔)为聚焦人物, 自我剖白、充分抒情, “我”的所见、所闻、所感让读者透视了奥古斯塔的意识深处。至此, 回忆、联想已经取代了景物的描述, 因此, 第4首诗中, “正从深褐的山头滚落的烟”, 既可能是奥古斯塔的声音再现自己往日的“观感”, 也可能是外聚焦型叙事者在陈述当时的客观“事实”。这样, 叙事视角和叙事声音交叠, 双重叙事声音混响, 把“被聚焦物”——滚落的烟——凸显出来, 用纷飞的战火暗指了艾尔比的死因。在第5首诗中, 第三人称外视角再次出现, 这样描述奥古斯塔: “她伫立着看铁一般的乌云”; 接下来, 第6首诗是奥古斯塔的声音在独白: “去吧, 去吧, 且将我留在阴暗的处所和恐惧的心境”。

前两个组诗虽然不是同一叙事模式, 但第二个模式基本是第一个模式的重复: 聚焦人物由游离于故事之外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转换到有限视角的第三人称叙事者, 最后再到有限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者; 先宏观展现广阔的场景, 再让人物直抒胸臆, 深入刻画人物的心理。

第3组诗在叙事模式上发生了逆转。在第7首诗中, 奥古斯塔以第一人称抒情: “我看到最后一抹余晖渐渐暗淡, 冷峻而又辉煌的斜阳”; 下一首诗用第三人称外视角描述奥古斯塔: “只有一人亲眼见他死去”。第9首诗和收场白将视角逐渐拉远拉大, 纵览了埃尔比湖畔悲戚的自然景观和埃尔比旧厅的颓败萧条。整个叙事诗序列借助于形象, 运用一连串的感觉、知觉、联想, 思维忽东忽西自由驰骋, 意识在一个个叙事人物之间自由涌动, 声音在叙事主体间混响。

在艾尔比之死这个叙事事件中, 艾米莉没有用维多利亚时期传统的线性叙事, 而是高超地运用了心理时间、视角转换和多声叙事: 权威的叙事者在叙事过程中缺席, 叙事诗序列由一个个叙事人物的意识流动串联而成, 穿梭于整个叙事过程中; 叙述的模糊晦涩, 频繁变化的叙事视角和混杂的叙事声音, 使整首诗读起来凌乱纷杂, 甚至支离破碎。这恰恰就像坐在窗前的奥古斯塔眼看窗外, 回忆战死的情人时那些纷乱的思绪; 同时, 这些凌乱的碎片刚好象征了叙事诗序列中最后推出的曾经辉煌, 眼下却颓废衰败的埃尔比旧厅。随着叙事的结束, 一幅破碎的世界镜像定格在了读者眼中。

### 三、多声叙事: 割裂的“他者”幻象

在完成艾尔比勋爵遇难这个叙事诗序列的前3个月, 即1838年3月, 艾米莉创作的另一个叙事诗序列, 也由诗作和片段10首<sup>③</sup>组成, 核心事件是刺杀贡达尔史诗男主角裘利斯·安戈拉(裘利斯·布伦泽达)。这个序列同样显示了艾米莉高超的叙事技巧。叙事时, 视角和叙事声音频繁交替, 内视角和外视角游移不定, 第一和第三人称叙事声音此起彼伏, 不时混杂交响, 时间和地点也随之不断变化。这个叙事诗序列和艾米莉的其他很多诗歌一样, 多个叙事者身份不明, 声音各异, 神秘而富有戏剧性。根据贡达尔人物关系判断, 第一个叙事者应该是罗西娜<sup>[7]</sup>, 第1~3首诗是她的声音在哀悼自己的情人裘利斯:

(1)

Deep, deep down in the silent grave,  
葬在深深的静静的墓中,  
With none to mourn above.  
没有人在坟上哀悼悲痛。<sup>[8]④</sup>

(2)

Here, with my knee upon thy stone,  
当我跪在你的石碑前,  
I bid adieu to feelings gone;  
向过去的爱道声再见;  
I leave with thee my tears and pain,  
泪和痛苦留在你这里,  
And rush into the world again.  
匆匆地再次走向尘世。

第4首诗的时态从现在时变成过去式, 还是罗西娜的声音, 但她的思绪已经由眼前的坟墓飘回到了与裘利斯相约的夏日: “你是要等那田野绿遍, /……/ 那时再来我的家?”

第5首抒情诗讲述的是裘利斯的葬礼。从贡达尔故事中可知, 裘利斯死时, 罗西娜不在场, 所以这是另一个叙事者发出的新的声音: 口吻客观、非个人化, 把读者的目光导向举办葬礼时的天气:

(5)

How loud the storm sounds round the Hall!  
风暴掠过庄园, 好一阵喧嚣激荡!  
From arch to arch, from door to door,  
那一扇扇门, 一道道拱,  
Pillar and roof and granite wall

那些柱子、屋顶和花岗岩墙，  
 Rock like a cradle in its roar.  
 风暴中如摇篮一样晃动。  
 That elm tree by the haunted well  
 有株榆树在鬼魂出没的井旁边，  
 Greets no returning summer skies:  
 向一去不返的仲夏天空致意：  
 Down with a rush the giant fell,  
 突然一阵狂风，大榆树被掀翻，  
 And stretched athwart the path it lies.  
 横卧在道路中间，一片狼藉。

诗中的“风暴”(storm)是一个政治寓言。裘利斯死去，好似一棵大树被连根拔起，又好似狂风(roar)刮过贡达尔，使整个王国摇动。在叙事者眼里，出身名门、血统高贵的裘利斯王是一位可以撼天动地的英雄。

叙事诗序列中的第6、7首诗是两首抒情诗。第6首是独白，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想安慰罗西娜。发语者可能是陪伴罗西娜的友人，也可能是全知的诗人，或者是罗西娜在自言自语：“睡在这儿又有什么用，/尽管心那么哀伤困倦？”第7首诗是双声对白，可能是罗西娜在冥想中和神灵对话：

## (7)

O evening, why is thy light so sad?  
 黄昏啊，为什么你的光如此悲哀？  
 Why is the sun's last ray so cold?  
 为什么落日留下如此阴冷的夕照？  
 Hush; our smile is as ever glad,  
 不用说了，我们的微笑一向欢快，  
 But thy heart is growing old.  
 只不过你的心正日渐衰老。

第8首诗把叙事时间向前推进，又到了叙事开始时的那个夏日，荒原和苍天在她孤独时给了她慰藉，罗西娜从大自然中获得了力量：“事情已经过去，我非常清楚；/我不再将它铭记在心，/但那夜的记忆历历在目，/我不禁回顾那可怖的情景。”

序列中的第9首诗用全知叙事声音再现了裘利斯生前和杰拉尔德联合称帝的场景。裘利斯在宣读互相忠诚的誓言时，已经有了背信弃义的打算：

## (9)

[.....]  
 All mute as death regard the shrine,  
 他们死一般沉默，注视着神殿，  
 That gleams in luster so divine,

那么神圣，显赫，金光闪闪，  
 Where Gondal's monarchs, bending low,  
 贡达尔的君主们正低着头，  
 After the hush of silent prayer,  
 在无声的祈祷之后，  
 Take, in heaven's sight, their awful vow,  
 他们庄重地指天为誓，  
 And never dying union swear.  
 永远忠诚联盟绝不背弃。  
 King Julius lifts his impious eye,  
 朱利斯国王假惺惺的目光  
 From the dark marble to the sky;  
 从阴沉的大理石移到天上；  
 Blasts with that Oath his perjured soul,  
 他虚伪的心吐出那番誓言，  
 And changeless is his cheek the while,  
 脸色却虔诚庄重丝毫不变，  
 Though burning thoughts, that spurn control,  
 尽管内心激烈地拒绝受人操纵，  
 Kindle a short and bitter smile,  
 却努力挤出短暂苦涩的笑容，  
 As face to face the kinsmen stand,  
 当弟兄们面对面站着，  
 His false hand clasped in Gerald's hand.  
 他虚情假意地和杰拉尔德紧紧握手。

最后，又一个新的，完全不同于罗西娜的声音把整个叙事诗序列推进到了尾声：

## (10)

O hinder me by no delay,  
 啊，别将我耽搁阻拦，  
 My horse is weary of the way;  
 我的马已疲惫不堪；  
 And still his breast must stem the tide,  
 它的胸膛还须挡那潮水，  
 Whose waves are foaming far and wide.  
 又远又宽的浪头泡沫翻飞。

[.....]

诗中的声音依旧模糊，叙事者依旧“隐瞒”身份。根据贡达尔史诗情节，叙事者很可能是安杰莉卡的情人——道格拉斯。他和安杰莉卡共谋刺杀了贡达尔王裘利斯后，仓皇逃窜，后面追兵穷追不舍。

在这个叙事诗序列中，不同的视点人物观察到了裘利斯生活的多个侧面，并用不同的叙事声音进行了表述，从而将裘利斯的形象切割成一个个片段：对情人罗西娜，裘利斯浪漫多情，罗西娜因此把他视

为自己惟一的爱人,钟情一生;在不知名的叙事者眼里,裘利斯是顶天立地的王者,一个伟岸的丈夫;而对刀兵相见的对手杰拉尔德,裘利斯是一个虚情假意、背信弃义的暴君;安杰莉卡和道格拉斯则坚信裘利斯是罪该当诛的恶人。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难以调和的对立,诗人不介入,不干预,不评说。为消解“来自诗人的评价和态度”<sup>[9]242</sup>,避免把全知叙事变成诗人的“独白”,第9首诗在对裘利斯进行全方位的透视时,诗人把“传统赋予作家以权力”<sup>[9]242</sup>的全知视点降格为众多视点之一,同其他视点并置,在相互补充和冲突中,消解了全知叙事所表述的善恶二元对立。裘利斯这个人物形象在多重视角和多个声音的切割中,成为“众多意识和观念幻化出来的他者,一个没有确定意义的幻象。”<sup>[10]</sup>

#### 四、结语

艾米莉的多声性叙事在众生喧哗中解构了整体性和统一性,这种凌乱的话语世界展示的只是消解主导意义的过程,并没有揭示新的意义和观念的产生:曾经金碧辉煌的埃尔比大厅已成记忆,定格在读者脑海中的将永远是那片瓦砾;曾经不可一世的王者裘利斯在贡达尔人物的纷纭评说中,其人和他所代表的观念本身都成了毫无确定意义的幻象,随着他的死亡而灰飞烟灭。女诗人正是用这种众声喧哗的叙事话语触及了存在的本质:“像一条蠕虫一样盘绕在存在的中心”的“虚无”。<sup>[11]</sup>

#### 注释:

① 1831年,艾米莉·勃朗特13岁时,和妹妹安妮一起,开始构建她们的奇幻地——贡达尔王国。贡达尔王国是一个虚构的岛国,位于北太平洋,因受到太平洋浪潮冲蚀,沿海岸线密布奇岩怪石,气候类似艾米莉的家乡约克郡。在政治体制上,贡达尔是由众多省份和小王国组成的联邦,各由世袭的家族统治。其中最强大的两个家族——安戈拉王国的布伦泽达家族和埃克锡纳家族——世代为仇,拼死倾轧,个个较量推进了贡达尔游戏的不断发展。

贡达尔史诗情节曲折离奇,情感既缠绵悱恻又慷慨悲壮,结构复杂,人物众多,事件纷繁,场景角色频频转换,犹如电影蒙太奇,层层叠叠幻化,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是该史诗的韵文部分,而为故事提供完整而详细背景的贡达尔散文早已不知去向。这些诗作有的是贡达尔人物作为主体,在抒情、叙事或评论;有的是创作散文时,由于激情所致,诗人对人物、场景、事件、情感的一种诗性表达。无论哪类,诗人都没有按照故事的进程创作。因此,抒情诗自不必说,部分叙事诗中,情节上并不相互连贯,话语也难以分辨究竟是出自作者还是史诗人物,究竟是艾米莉在直抒胸臆还是她笔下的人物在感怀陈情。因此,研究者在重构贡达尔时,可以作为旁证佐引的依据极其有限。在把贡达尔相关诗歌按照史诗情节重新排序时,主要的参照是:艾米莉原

创的诗歌标题;诗文中的人名、地名;情节脉络和情感线索。因此,在拼和贡达尔的重大历史事件时,往往只能根据诗歌索隐探幽。在这一过程中,臆想和推断使得重构贡达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劳拉·辛克利和范妮·拉齐福德分别于1947年和1955年所做的两次尝试影响较大。以上内容参见:(1) Delmont Morrison, Shirley Linden Morrison, *Memories of Loss and Dreams of Perfection: Unsuccessful Childhood Grieving and Adult Creativity* (New York: Baywood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6) 72; (2) Hatfield C W, *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Jane Bron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14-15; (3) 《勃朗特两姐妹全集》(vol. 10): 勃朗特两姐妹书信集,杨静远选,孔小炯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6; (4) Laura L Hinkley, *The Brontes: Charlotte and Emily* (London: Hammond, 1947) Appendix A; (5) Fannie E. Ratchford, *Gondal's Queen: A Novel in Verse by Emily Jane Bront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55) 41-42。

② 此叙事诗序列见 Hatfield C W, *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Jane Bron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76-77。

③ 此叙事诗序列见 Hatfield 的艾米莉诗集第 65-66 页。为方便讨论,此叙事序列的 10 首诗作和片段重新编号为 1-10。Hatfield 的诗集中,此叙事序列编号为 48-57。其中第 48 至 54 首写于一页纸的正面,第 55 至 57 首写于背面。

④ 文中诗歌译文均出自刘新民先生译著《勃朗特两姐妹全集》(Vol. 8): 艾米莉·勃朗特诗全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个别译文作者作了改动。英文诗歌均出自 Hatfield C W, *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Jane Bron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从第二次引用开始只标明页码。

#### 参考文献:

- [1] Mikhail Bakhtin.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M]. Ann Arbor, Mich.: Ardis, 1973.
- [2] Benvenuto Richard. *Emily bronte* [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2: 41.
- [3] Sinfield Alan. *Dramatic monologue* [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Books, 1977: 1.
- [4] 钱青. 19世纪文学史[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5] Donoghue Denis. *Emily Bronte: on the latitude of interpretation* [M] //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Theory and Practice*, Harvard English Studies 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22.
- [6] Ratchford Fannie E. *Gondal's queen: a novel in verse by Emily Jane Bronte*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55: 41-42.
- [7] Hinkley Laura L. *The Brontes: Charlotte and Emily* [M]. London: Hammond, 1947: Appendix A.
- [8] Hatfield C W. *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Jane Bront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65.
- [9] Robert Scholes, Robert Kellogg.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10] 岳国法. 类型修辞与伦理叙事: 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183-187.
- [11] 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 詹姆斯·菲泽. 西方哲学史 [M]. 丁三东, 张传友, 邓晓芒, 等,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84.